



1965年10月14日

Published by BARISAN SOSIALIS,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左翼團結與統戰問題

李紹祖同志於九月廿六日在廠商的演講全文

主席先生、各位親愛的同志：

剛才你們的主席講了很多話，我非常欽佩，現在我要向你們講的話，可能中文詞句不會那麼流利的表達出來，我希望大家對這方面不要見怪，不過我總是盡我的能力把我的意見表達出來。如果有些地方講的不清楚，我希望大家在提問題的時候，再作進一步的解釋。

今晚，我非常感謝廠商工聯的邀請，有機會跟這麼多的幹部、同志來討論一些問題，交換一些意見。這樣對我們，對整個運動來講，是有好處的，而且是一定會協助我們搞好左翼的團結。今晚，我被邀請演講的題目是 [左翼團結與全民團結]，我不敢說，我對這個問題有特別的見解與專長。如貴會訊上所登載的一些詞句一獨具隻眼，老實說，我不敢當，也不能擔當起來，因為這個詞句只可能運用到別人的身上去。

這里我所講的，只是以我們對這個問題的見解而提出了我們的意見而已，我也不敢說對貴會特別進行些什麼意見的灌輸。[全民團結與左派團結] 這個問題，幾個星期前，曾經有位同志向大家演講過了，所以，我想大家對這個問題一定很熟悉吧！我實在是不敢在大家面前班門弄斧，不過，無論如何我總是盡我所能，把我們對這個問題的看法跟大家談談。在我對這個問題提出意見時，我將盡我的能力提出一些比較具體的問題，如最近所發生的一些事件，這些事件對我們產生些什麼作用、影響、和教育，因為這些具體和最近發生的事件，對每一位同志和幹部來說，都會比較親切和容易了解，對促進搞好我們左翼各方面人士的團結是有很大的益處的。

左翼團結的問題，是全世界進步人士極其關注的問題，它同樣是馬來亞（包括星洲）進步人士所關注的問題。這個問題所牽涉的範圍很廣，今天我們討論的只是這個問題中的某些部份而已。我們將針對最近所發生的而為人們所重視的一些左翼運動的問題。

1. 歷史背景

一路來左翼都是團結在反帝、反殖、反 [大馬] 的共同立場上。然而，今天由於一些政黨、工會及團體在某些基本原則的問題上產生了歧見，因此，左翼團結就

成爲一個重要的課題了。這些歧見是在國民服務登記問題上達到最尖銳，結果導致社陣一個時期的分裂。今天，分裂的創傷已在痊癒中，社陣內部的新團結亦在逐漸穩固，不過，從整個左翼來說，不僅在星加坡，甚至在整個馬來亞，在許多基本的問題上仍然存在著許多不同的看法。

例如社陣內部犯上錯誤的同志在這個問題上已經承認錯誤，但還有些黨外人士仍然堅持 [有原則登記] 是正確的，而有些雖然承認錯誤，却不以為這是原則上的錯誤，而僅僅是犯了策略上的小偏差而已。

更糟的是，當這些歧見尚未全部被消除，左翼却又在鬥爭口號的問題上帶來了更多的歧見。有些人提出了 [解散大馬，退出大馬] 作為左翼的鬥爭口號，並刊登了許多文章加以辯護。我黨曾經指出，這是一個不正確的口號，而且鑑於這是關係人民利益的問題，我黨不得不對此問題作出了初步的分析，而那些不同意我黨的分析的人却立即大作其對黨主席人身攻擊的文章，文章中充滿了形形色色混淆視聽的惡意指責。

對這些不公平和含有惡意的文章尚未給予回答，却來了星加坡退出 [大馬] 的假獨立安排的新歧見。有些人認為這純粹是聯盟與行動黨之間的事。我黨却不以為然，我們認為這是英國的另一項陰謀。

2. 我們的分歧給敵人有机可乘

這一切明显的說明了左翼之間確實在某些問題上存有歧見，但這些歧見並沒有導致左翼的分裂，如反動派報章所描繪的一樣。不可否認的，反動派正在用盡心機，絞盡腦汁企圖利用我們的歧見，製造左翼的分裂，以達到其削弱人民反 [大馬] 的鬥爭力量。海峽時報及民報的文章不斷在製造混亂，並儘其挑撥的能事，企圖在左翼及人民群眾中散播對黨的不信任的種子，尤其對黨主席李紹祖醫生的污蔑更爲猖狂，妄想打擊和降低我黨的領導和分裂我黨與左翼。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應該儘一切所能，消除我們之
(轉入第二版)

(接第一版)

歧見，並儘可能使左翼在一些基本問題上取得一致的見解。這樣敵人就無機可乘了。更重要的是，左翼就能更好的給敵人迎頭痛擊，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夠在各項運動中團結一致，掃除無謂的障礙而勇往直前。衆所週知，團結就是力量，沒有團結就沒有力量，沒有力量我們就無從完成我們的任務。因此，團結是我們鬥爭的不可缺少的要素。

3. 團結的基礎是什麼？

我們都需要團結，不過，問題是我們要的是那一種團結？團結的基礎是什麼？團結是為誰服務的？

我們都是左翼，所以我們只能在一種基礎上團結。我們的團結必須是有原則的團結，而是建立在反帝、反殖，反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的原則上的，並且必需是為了實現一個不受外國外軍控制的真正統一獨立民主的馬來亞（包括星洲）同時也必需是：一切為人民群眾，為人類解放的團結。也就是說，這是要在反帝國主義戰爭和侵略。而為着要爭取世界和平、民族解放、人民民主、社會進步的鬥爭基礎上原則的團結。

喪失了這個共同的基礎，我們就不可能團結。例如在人力動員登記的問題上，這是美英帝國主義者要人民去為他們在東南亞的利益充當炮灰的第一個步驟。當然這是一個原則的問題，所以抵制人力動員登記是唯一正確的作法。然而一些同志竟以【有原則登記】的藉口下支持人力動員登記，這就喪失了團結的基礎，因此，它導致黨內及左翼的分裂。

同樣的，在鬥爭口號的問題上，一些同志提出了真正能夠反映出我們堅決鬥爭的精神實質的口號，諸如：“瓦解”“完蛋”“擊潰”“粉碎”【馬來西亞】。然而却有某些同志提出【解散大馬，退出大馬】的口號，而這口號的第二部份完全符合了美英帝國主義及其代理人與傀儡的口味（今天事實証明了這一點），且與粉碎【大馬】的正確口號截然相反。因此，再次的喪失了團結的共同基礎，喪失了有原則的左翼團結的基礎。

有原則的團結是比鋼還強，且是永遠牢不可破的。儘管敵人如何分化都是徒勞的。這種團結是國內外進步人士所期望的，所要爭取的。

4. 怎樣才能夠實現有原則的團結？

1. 要實現有原則的團結，我們必需：
 2. 堅決站穩黨與左翼的立場；
 3. 在基本問題上堅持原則；
 4. 遵循正確的政策、採取正確的態度、觀點與工作方法；
 5. 明確的分清敵友；
 6. 理論與實踐必須相結合；
- 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這並不等於向敵人暴露我們自己）以糾正錯誤，改善缺點。
7. 正確的展開爭取人民基本民主權利和自由，以打擊反動派的鬥爭。
 8. 在基本問題上，通過討論與協商，取得一致的意見。
 9. 隨時維護人民的基本利益（長期的或短期的）。
 10. 堅決支持各國反帝反新舊殖民主義的進步事業的鬥爭。

換句話說，我們必須以正確的思想作為我們的指南，遵循正確的鬥爭路線。一旦有了正確思想的團結，我

們就能站穩立場，並採取正確的政策、觀點與工作方法，從而便能保證我們鬥爭的結果是真正的維護最大多數的人民的最廣泛利益。

這樣，左翼必然能夠穩固的團結起來，而不團結的現象也必然烟消雲散了。一旦有了思想上的團結，儘管敵人及其代理人如何挑撥離間，造謠污蔑，都顛覆不了我們的牢不可破的真正團結，縱使還有意見不同的話，那只能是少之又少，微之又微了。

為了使大家更明確了解過去左翼團結如何被分化，舉出一些近年來的具體例子加以說明，或許是會有好處的。

5. 堅決站穩黨的立場

在人力動員登記的問題上存在着兩種截然不同的看法，因而導致分歧的產生，一些同志堅決站穩黨反“大馬”的立場，一些却採取機會主義路線。

從人力動員登記的問題上所產生的不團結現象，我們吸取了這樣的一個教訓，那就是：如果沒有站穩黨的立場，不能堅持正確的原則，沒有明確區別是非，沒有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沒有為最大多數人謀求最廣泛的利益着想，那麼，我們就破壞了黨內及左翼的團結，而黨內及左翼便沒有團結的可能。

6. 通過協商以取得基本問題上的一致意見，

決不歪曲別人的意見。

某些同志在沒有經過適當的討論與協商和同意之前，竟公然提出【退出大馬】作為左翼的鬥爭口號，而且還一而再的發表文章加以辯護，要左翼接受此錯誤的口號。造成在一個時期里，這口號不但在左翼之間廣泛的談論着，而且在星洲的一般群眾中也成為談論的課題了。

當黨對此口號作出了初步的分析，並指出這口號的錯誤時，這些提出錯誤口號的人立即作出了含有敵意的言論，並為了掩蓋他們薄弱的論據，便在工會的刊物上刊登了一些文章，歪曲黨的分析，而且對黨主席李紹雁進行人身及惡意攻擊，這些不公平及含有惡意的人身攻擊，只能帶來無謂的誤會，甚至引起黨內的一時在這不正確口號的問題上產生不團結。

這些誤解雖然解決了，但從這個事件中我們又吸取了一個教訓，如果任何人不經事前的討論和協商而取得左翼一致的看法，就將錯誤的口號公開提出，而這口號又基本上改變了左翼一路來的目標與政策，那麼，他就破壞了左翼的團結，而左翼團結也就無法保全了。

還有，如果那些已被證明是錯誤而又明知理虧，爭不過人，却轉而採取歪曲事實、惡意的人身攻擊，以致混淆視聽，這只能給左翼團結製造困難罷了。

7. 採取正確觀點

某些人以為星洲退出【大馬】僅是聯盟與行動黨之間的事，而英國只是在最後幾分鐘才被通知。我黨不取苟同這樣的看法，並曾明確的指出，這是英國新殖民主義的另一項陰謀。

這些人把星洲退出【大馬】的陰謀說成是一項大進展，而好像說成是人民所歡迎和能夠接受的東西。我黨也同樣把它當為是一件好事來看待，因為它意味着【馬來西亞】全面崩潰的開始，不過，我們也懂得它是英國

(轉入第三版)

(接第二版)

的一項新陰謀，以挽救其搖搖欲墜的 [馬來西亞]，我們也注意到更需要加強鬥爭來粉碎 [馬來西亞]。而且我們也表明了，像這樣的假獨立我黨是堅決拒絕接受的。

很明顯的，對假獨立的問題仍然存在着不同的見解；不過，我們希望這些不同的見解將能很快加以解決，消除無謂的障礙，儘早實現左翼的真正團結。

8. 求同存異

某些人問道：我們難道不能求同存異嗎？

令人奇怪的是，為什麼某些人堅持要在左派運動中“存異”。為什麼左派運動需要“存異”呢？對於基本原則問題，左派不應存有分歧，反之，必需要有完完全全的一致！我們不應“存異”，而應努力消除基本問題上的一切分歧；達到徹底的團結。否則，這些分歧即將破壞團結，造成左派運動的分裂。

當某些同志堅持要“求同存異”時，我們要問：“求同”的基礎是什麼？“存異”的基礎又是什麼？若是基於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代理人 and 傀儡，爭取一個統一的馬來亞來“求同”的話，我們完全贊同。若他們認為可以在“解散大馬，退出大馬”和“粉碎大馬”這兩個口號之間“存異”的話，我們是不同意的。若他們認為可以在“有原則登記”藉口下支持人力登記和杯葛登記，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立場之間“存異”的話，我們也絕對是不同意的。

我們必須搞清楚，什麼是“求同”，什麼是“存異”。我們不應把自己搞糊塗，在左派運動中，濫用在統一陣綫里“求同存異”的原則。

統一陣綫內部，關於左派和各階級、各階層之間的關係、採取求同存異的原則是正確的。然而，在左派運動內部來大談“求同存異”，就大錯特錯了。對於基本問題，只能有團結，完完全全的團結。只有對問題看法的完全一致，我們才不至於唱不同的調子來模糊群眾。也只有這樣，群眾才不至於受反動宣傳所蒙騙。只有依賴團結，左派才能最有效地教育群眾；組織群眾和動員群眾。也只有這樣，左派才有可能在反帝、反殖和反“大馬”的實際行動和鬥爭中，團結起來採取一致的行動。

9. 如何消除分歧呢？

消除分歧的方式有兩個：一個是正確的，而一個是錯誤的。

正確的方式是，各有關方面一起坐下來討論這些分歧，找出問題的是非，支持正確的一面，發揚正確的一面，反對錯誤的一面，糾正錯誤的一面，從而在共同協商的原則下達成一致的看法。這樣，分歧被徹底消除，團結也鞏固了，當然這也意味着，犯錯誤的同志必需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隨時準備糾正錯誤。這才是正確的態度。

如果某些同志一面高談團結，而另一面却公開走一條錯誤路線；那麼，這些同志顯然已完全違背了上述的正確處理問題的原則，破壞了正確路線和團結，歸根結底，我們的結論是，他們其實就是在進行分裂活動。

在這種情況下，作為左派的我們，就完全有責任和義務來維護正確的路綫，而不應讓這些主張錯誤路線的人來模糊和誤導群眾，混淆群眾的視聽。對於那些企圖破壞左派運動的正確路線，走錯誤路線，並製造左派內部分裂的人，唯一的途徑就是堅決的向他們進行鬥爭。只有對錯誤路線的主張進行堅決的鬥爭，才能真正維護

左派的團結；捍衛左派的基本原則。特別是當某些同志已公開地宣揚錯誤路線，這樣做就顯得更加重要。

因此，要消除分歧，就必須通過協商求達一致，也必須高舉正確的路綫，對錯誤路線進行堅決的鬥爭。

10. 獨立性和主動性

某些同志宣稱，在對待與其他左派團體和左派政黨的關係，工會必須保持“獨立性”和“主動性”。這是對嗎？答案是對的，也是不對的。為什麼我們這樣講呢？因為：

左派政黨，左派工會和其他左派團體之間的關係，是兄弟姐妹之間的關係。他們的組織雖然是分開的，但是却有着密切的聯繫。他們之間的關係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援，和互相合作的。在他們之間，不論大或小；新或舊；老或少，都不存在着一個組織“控制”和“支配”另一個組織的問題。他們都是左派的廣泛統一陣綫隊伍里，分開的但又是不可分割的平等的組成部分。這個廣泛的統一陣綫的領導就是左派政黨，因為其他組織是不能進行政黨所要做的工作的。而每一個組成部份必須向其他部份負責，也必須向整體負責。

關於“獨立性”的問題，每一個獨立單位都有其“獨立性”是事實。每一個工會有權按照自己的願望處理本身的事務。但是，關係到整個職工運動的問題，個別工會就不能個別行動，不能強調所謂獨立性，除非工運的領導犯上錯誤。換句話說，個別工會都有他們自己在行動上的獨立性，但是，這個獨立性必需是有限度的，就是其個別行動不能損害到其他工會和整體；例如：工會不能隨便接受違背工人階級的大原則，假如個別工會接受資方可以任意開除工友，或接受政府將工業糾紛強制仲裁，那麼這個工會的獨立性就已經損害到其他工會和整體的利益了。如果整個工運的領導已犯上了錯誤，當然，個別工會就有責任和義務提出正確的政策，並對錯誤的領導保持其獨立性。

同樣的，作為整個左派運動的重要組成部份的工會，高唱什麼“獨立性”是不應該的，同時在未得到其他左派的重要組成部份的充分協商和同意之前，公開提出了完全新的和錯誤的政策。這種不負責任的所謂“獨立性的行動”對左派團結起了直接破壞的作用。顯然，這種“獨立性”和“主動性”可說是一種消極的而不是積極的“獨立性和主動性”。這是不負責任的虛偽的“獨立性”。這是分裂左派團結的“獨立性”。

左派工會同代表群眾（主要是農工群眾）的基本利益的左派政黨的關係，不是獨立自主的關係，而是互相尊重，互相支援，和互相合作的關係。尤其在牽涉到整個左派運動的重大問題上，更加需要這種關係。若工會堅持要“獨立自主”，行動時不照顧其他左派組織，那麼，左派內部即會產生無政府狀態，也當然要出現分裂的現象。

左派工會同反動政黨的關係就完全不同。反動政黨，特別是在他們執政時，他們妄想利用左派工會來達到他們的自私自目的。反動的政黨，諸如行動黨和聯盟，企圖控制左派工會，迫使他們追隨完全違背工人基本利益的政策。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堅持其獨立性，拒絕讓反動政黨控制和利用，這是完全正確的，也是完全必要的。只有不受反動派控制，堅持獨立自主，工會才能提出正確的和真正符合工人基本利益的政策。例如，左派工會過去曾正確的堅持其獨立性，曾經防止反動的行動黨

(轉入第四版)

(接第三版)

的控制和支配工會，利用工會以達到欺騙工人的目的。

這一切表明，左派工會只能在同反動政府和反動政党的關係上，應該有其獨立性。在同左派政党的關係上，(如果工會要維持左派團結)，左派工會就不應，也不能在重大的基本問題上，堅持獨立自主了。

部份同整體的關係上，作為部份的，如果堅持獨立性，那麼，將不可避免的要損害其他部份和整體之間的利益。只有充分發揮這一部份和其他部份之間，以及部份和整體之間的合作，左派才能順利的，有效的，成爲一個富有戰鬥力的組織。在這種情況下，工會在同左派的其他部份的關係上，失去了其虛偽的獨立性，但却在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反動集團的鬥爭中，贏得了真正的獨立自主。

在目前新加坡的情況下，如果左派工會繼續堅持“獨立性”的話，那麼只能是意味着以下兩者之一。第一，他們不認爲社陣和人民黨是代表人民基本利益的左派政黨，如果是這樣的話，工會有責任在這問題上公開的指出來。因爲，如果社陣和人民黨已經不能代表人民利益，工會就有責任向人民指出，使人民不會再受到這樣的政黨的模糊和誤導。

第二，就是工會的某些負責人，有意無意地犯上嚴重的錯誤，如果這樣的話，他們就應該立即停止談論所謂“獨立性”。如果他們堅持這麼做，那麼，我們就必須認真地考慮他們的高談“獨立性”的目的，是不是爲其他活動製造烟幕。

思想上的團結是基本的。

我沒有提到諸多其他有關的問題。我沒有提到理論和實踐相結合的問題，我也沒提到維護人民的自由民主權利和群眾鬥爭的問題。我們應知道開展群眾鬥爭才是團結的試金石。只有正確地領導群眾，顯示出我們是有覺悟的群眾先鋒戰鬥部隊，才能加強左派的團結。

某些人說，我們的黨太過呆板，不夠靈活，我們犯到了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毛病。也有些人甚至還指責黨實行發號施令，他們還說有人(李紹祖)在追隨個人英雄主義。

所有這些指責都是沒有事實根據的。他們非但沒有解釋目前對基本問題的不同看法和歧見，沒有也不能掩蓋我們目前的分歧，乃是思想分歧的事實。所有這些毫無根據的指責，其目的只是要威脅那些堅持正確的看法和正確的立場的人，在基本原則問題上，進行妥協，並放棄他們正確的，有原則的看法。當他們說，有人(李醫生)追隨個人英雄主義，他們的意思是要打倒某人(李醫生)的正確主張和看法，這樣，讓錯誤看法有機會得到發揮，誤導群眾。

我也沒有提到左派的工作方法和作風問題。這些問題包括，須要真誠，負責任和認真的學習，必須進行嚴肅的批評與自我批評，避免再犯同樣的錯誤。而吸收過去的經驗教訓，這都不會削弱我們的團結，反而能加強我們的團結。

當然，還有其他導致分歧和團結被削弱的因素。固然，領袖的威信對於團結問題也有一定的影響，但是，這些因素都不可能成爲我們目前分歧的主要和真正的原因。歸根結底，目前，馬來亞左派運動之間的分歧，基本上是思想上的分歧。一旦我們能在思想上一致，左派運動自然而然將團結起來。

所以，讓我們吸收歷史經驗，向不同的鬥爭經驗學習

，讓我們高舉正確思想的旗幟。這樣，我們才有可能分辨是非，分清敵友，並在以工農爲核心的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代理人 and 傀儡，爭取人民的基本利益的鬥爭中團結起來。

“全民團結”，這個字眼有點令人誤解。我以爲提出這個題目的同志所指的是統一陣綫吧！所以，我下面所談的，不是“全民團結”，而是“統一陣綫”的問題。

統一戰綫

(一)統一戰綫是什麼？

統一陣綫就是一個在反對共同敵人，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代理人 and 傀儡鬥爭中，有着共同利益的廣泛陣綫。各不同階級和階層的共同利益是統一陣綫內部團結的基礎。

爲了打敗共同敵人，打敗英美帝國主義，取得勝利，我們必須努力建立最廣泛的統一陣綫，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反帝力量，實行一條可以把群眾動員到反對英美帝國主義鬥爭中來的政策。統一陣綫是爲工農階級和人民的迫切要求服務的，它使我們集中力量採取共同的行動，來實現我們的迫切和具體的任務。它擴大和加強了反帝力量，孤立和削弱敵人的力量。

(二)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

要組成一個反帝的統一陣綫，就必須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而在我們同其他階級和階層的反帝力量的關係，我們必須遵循“求同存異”的原則。

什麼是可以團結的力量呢？

工人和農民是最受壓迫的階級，他們是要求團結和進步改革的最基本的群眾。他們和一切城市和鄉村的勞苦大眾聯合起來。他們在統一陣綫內部，作爲基本的聯盟，在反對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和新殖民主義的“馬來西亞”的鬥爭中，他們是最堅強的群眾鬥爭的核心。

城市小資產階級也有要求進步改革的願望，但是，他們的立場不十分堅定。但他們比較接近工農階級，可以被緊密地團結到工農聯盟的核心力量中來。

民族資產階級是資產階級隊伍里的大多數。他們動搖不定，他們和工人有着矛盾，但是，在某種程度上，他們也參加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鬥爭。

大資產階級在全民中只佔一小撮人而已。他們佔有和控制了相當大部份本國的經濟，他們勾結，並且完全依靠英美帝國主義的勢力，他們和大地主，外國壟斷資本勾結在一起，壓迫和剝削廣大人民。

如果保守的頑固份子反對帝國主義，我們就跟他們團結，如果他們反社陣、反人民黨、反左派，我們則反對和孤立他們。

根據以上的分析，問題就非常明顯了，統一陣綫必須以工農聯盟爲核心，並爲工農聯盟的利益服務。只有以工農聯盟爲基礎，工人階級才能和其他非工人群眾結成聯盟。所以統一陣綫就有包括城市小資產階級(包括小販、小商人，知識份子等)和民族資本家。他們都是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

所謂“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意味着這些力量

(轉入第五版)

(接第四版)

，必須都是準備參加反帝的斗爭。除非他們準備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否則，就不可能成為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如果他們不準備反對英美帝國主義；他們也當然不是反帝力量的一部份，也當然不可能成為“可以團結的力量”的一部份；因此，他們也就不可能成為統一陣綫隊伍中的一員。

(三)原則性的聯盟

(甲)由於各不同集團內部的複雜階級矛盾；所以，我們必須在統一陣綫的隊伍里採用又團結，又斗爭的政策。我們團結各個不同階級和階層是爲了促進反對英美帝國主義或共同敵人的斗爭。我們要站穩原則立場，反對動搖不定和落後思想，以及一切有害團結和斗爭的行動；我們必須盡力把他們爭取過來；雖然，他們只不過是動搖不定和暫時性的聯盟。這樣，我們就充份地利用了敵人的內部矛盾，贏得多數，反對少數，孤立敵人。

(乙)但是，必須強調，我們團結的目的是爲了向英美帝國主義或共同敵人作斗爭；因此，如果我們的政策，沒有完全被其他階級和階層所接受，我們甚至還可以調整一些政策，來容納其他階級和階層，使之不妨礙反對英美帝國主義斗爭或共同敵人的總目標。我們只能團結一切反帝力量；而不是毫無目的，毫無原則地和一切不同的階級和階層聯合起來。換言之，我們不是爲團結而團結，爲統戰而統戰。我們是爲反對英美帝國主義而團結，我們團結是爲了，動員群眾，喚醒群眾，集中力量打倒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家。否則，統一陣綫就不可能持久；而且失去其意義。只有依靠斗爭，統一陣綫才能生存。

(丙)當不同階級和階層不能完全一致同意反帝斗爭中的一切問題時，也是可以在特殊的迫切要求和具體問題上組成統一陣綫的，例如，釋放政治被扣者問題；救濟失業和恢復與印尼貿易問題；支持越南人民問題；反核子武器問題，保衛世界和平問題，反國民服務登記問題，反征稅問題等等。

在特定的具體問題上，在統一陣綫內部堅持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還是有必要的。我們不能放棄原則性的立場。我們要充份利用主要敵人和那些做爲我們暫時的同盟軍之間的矛盾。我們稍微可以調整我們的政策，使我們在具體問題上的聯合行動不會受到挫折。所以，在進行統一陣綫的工作時，必須保持高度警惕性。我們必須確信，統一陣綫是真正爲了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家也是爲了捍衛人民的基本利益，的聯合斗爭。

(丁)在統一陣綫內部實行“求同存異”，和進行喚醒，動員和組織群眾，一起參加爭取民主和自由的斗爭，以及其他在馬來亞的反英美帝國主義的具體任務的同時，我們也不應該忽視，党的基本原則，和我們統一陣綫中的獨立性和主動性。我們必須保持我們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組織上的獨立。這樣，我們才不至於迷失方向，才不會違背基本原則，也同時才能根據我們政綱，貫徹我們的任務。這樣，我們才能做到在統一陣綫隊伍中，又團結，又保持獨立自主。這樣，我們才能堅持在統一陣綫中領導，把斗爭引導到真正的方向；在反對英美帝國主義的斗爭中，取得更迅速和廣泛的進展。這樣，我們又有斗爭，又有盟友。這樣，我們也就幫忙和促進了進步力量，提高其他階級和階層的覺悟，並把他們爭取到一個更高的水平，同時又保證自己不致降格。

總的來說，我們都是希望發展和加強進步力量，在斗爭中擴大人民的力量，因爲，只有依靠斗爭，統一陣

綫才會得到加強。我們要盡一切可能把民族資本家和知識分子爭取過來。但是，在這同時，我們無論如何，都不能因此而放棄工農聯盟核心的基本利益。我們不能讓民族資產階級搶奪工農聯盟在統一陣綫中的領導地位。否則，我們就將在統一陣綫的名義下成了右傾尾巴主義，和投降主義。那麼將鼓勵了自己隊伍中的機會主義和資產階級隊伍中的反左派的宗派主義。這樣，群眾就會受模糊和誤導，以致更容易上帝國主義的欺騙宣傳的當

(四)小結

從這里我們可以看出，將一切可以團結的反帝力量，組成一個統一陣綫，是爲了喚醒群眾，組織群眾和動員群眾，以求在反對帝國主義和壟斷資本的具體任務中，採取聯合行動和聯合斗爭。由於，統一陣綫內部階級矛盾的複雜性和動搖性份子的存在，我們就必須保證，統一陣綫的領導權一定要握在工農核心（以政黨爲代表）的手中，採取又聯合又斗爭的方針。無原則的團結，一定要犯上右傾機會主義和尾巴主義的錯誤。

這些都是指導統一陣綫工作的若干主要原則。近來，有人對黨作了一些指責，說我們太過呆板，不懂得靈活性，說我們提出過“左”的政策，過“左”的口號，說我們嚇跑了可能聯合的力量，使自己在群眾中孤立起來，故此，我們在工作上犯到了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嚴重錯誤。

這些指責是正確的嗎？不！這些都不是正確的。

(五)關門主義和靈活性

如果立場太呆板，“過左”，以及犯宗派主義和關門主義的錯誤的話，當然是錯誤的。遵循原則時，沒有靈活性，就是教條主義。這樣，我們就會失去在統一陣綫中發揮領導權的機會。因此，在堅持原則立場時，還必須要在統一陣綫工作上保持靈活性。我們必須做有利的讓步和妥協；我們必須把群眾的基本利益和局部利益接合起來。這不是輕而易舉的事。我們要有高度的機巧和能夠充分掌握當前的政治局勢。

無原則性的靈活是錯誤的，是純粹的機會主義。超越原則的讓步和妥協，在立場上模糊不清，都是混淆群眾的做法。

如何運用我們正確的靈活性呢？答案是一切政策和策略的改變，都必須以党的基本立場作爲尺度和標準。所謂“靈活性”是不應違背党的基本立場和不能夠違反大多數人民謀求最大利益而斗爭的大原則的。

如果我們始終都站穩這個立場，堅持這個準則，我們就絕不是什麼過“左”，或“關門主義”或“宗派主義”或“命令主義”或“冒險主義”。例如，在杯葛國民服務登記的問題上，我們也曾被指爲過“左”而且說群眾接受不來這個杯葛號召。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在近十三萬名適齡青年中，只有五萬名青年去登記（李光耀和杜進才都說只有五萬名去登記）。這個數目，有力地證明，杯葛登記的號召並沒有使群眾接受不來，也完全是過“左”！

同樣的，在“粉碎大馬”的口號問題上亦是如此。這個口號完全符合党的基本立場的精神實質，也符合爲大多數的人謀取最大利益的原則，它同時也配合時代的精神一致。所以，它是我們今天斗爭的正確口號。當然，群眾是有着不同程度的政治覺悟的，開始時總會有些人可能不認爲這個口號是可以接受得來的。但是，群

(轉入第六版)

(接第五版)

衆將會漸漸地了解它，接受它，甚至積極地貫徹它。

當某些人的覺悟不很高，不能接受一個正確的口號，當然，我們應該盡力尋求另一個可以被接受的口號，同樣好的精神實質不變的口號。但是，如果暫時找不到一個同樣好的口號，我們就應該繼續採用這個現成的口號。我們絕不應放棄正確的口號，或者等到它能被接受時才採用。這是一種消極的態度。相反的，我們應當積極地教育群眾，啓發群眾，使他們充份理解這個口號的正確性和必要性，並且接受這個口號，採用它，甚至貫徹它。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把其他階級和階層的覺悟，提高到一個更高的水平，也不致於改變自己的本質。

我們不應忘記，左派的諸多口號，如“把英美帝國主義從馬來亞掃除出去”、“打倒美帝國主義”等等，開始時可能顯得不很實際，和極端。但是，它們是能被群眾所接受的。關於“粉碎大馬”這個口號的問題上，我們並不反對其他在意義上和精神上與此完全一致的口號，如“擊垮大馬”、“瓦解大馬”、“摧毀大馬”。但是，在我們同意另一個更好或同樣好的口號之前，我們不應該放棄“粉碎大馬”這個正確的口號；如果我們堅持原則，如果我們相信群眾，盡一切可能教育群眾，如果我們不願犯右傾機會主義和尾巴主義的錯誤，我們當然是不應被指為“宗派主義”、“關門主義和冒險主義”或“過左的”。

讓我談談在政黨的統一陣綫工作吧！

(六)和其他政黨搞統一陣綫

我們黨和其他政黨搞統一陣綫時，絕不能隨隨便便毫無目的。我們必須遵循一貫的原則。此外，我們還必須分析參加統一陣綫的組織的階級本質，其政治路線，其組織特性，以及其社會成分。當領導層採取共同聯合行動時，我們也應該在組織基層上採取共同聯合行動。這樣，我們就能團結採取共同的鬥爭，就能教育和提高其他政治集團的政治覺悟。

(甲)我們能和人民行動黨搞統一陣綫嗎？

人民行動黨的領導人是極端反動的，他們徹頭徹尾地依賴英美帝國主義的支持。行動黨的上層領導完全控制了整個黨。行動黨的一部份下層成員可能是進步吧，但是行動黨的整個政治路線是親英美帝國主義，反對進步和反人民的。經驗告訴我們，行動黨上層領導的自私和反動本質，決定了他們不惜一切地出賣人民的基本權利和利益。這一點，搞假合併和“大馬”就是一個實例。今天他們也仍舊是如此。無數的反殖愛國志士仍繼續被扣留着，有者已達九年之久；人民的基本民主權利和自由被剝奪殆盡。

行動黨善於利用欺騙性的宣傳來欺騙老百姓。但是，基本上，他們的立場與我們的立場是誓不兩立的。例如，行動黨上層領導勾結英美帝國主義來鎮壓人民，而我們却是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和爭取人民的自由。行動黨上層領導要基地繼續留在星加坡和保衛“馬來西亞”，我們却要除去基地和粉碎“大馬”。行動黨上層領導無理逮捕反殖愛國人士，我們却要求立即無條件釋放所有政治被扣者。行動黨上層領導和人民之間相距太遠了，我們又如何能與行動黨搞統一陣綫呢？

某些人說，行動黨可能會走不結盟的亞非政策，所以，如果聯盟政府阻碍行動黨推行其不結盟政策時，我們應該和行動黨建立統一陣綫。我們認為，行動黨可以大唱不結盟的調子，甚至「威脅」英美帝國主義。但是，其行動却是一百巴仙的親帝國主義。最近發生的事件

又再証明了這一點。因此，我們不應該對行動黨抱有什麼幻想。行動黨不是，也不可能成爲我們反英美帝國主義鬥爭的一個同盟；儘管李光耀玩弄所謂“二十四小時內令基地撤除和美國中央諜報局故事的花言巧語。非常明顯，我們不能同行動黨“求同存異”。行動黨只能是我們鬥爭的對象。這也就是我們在一切文章，演講和談話里把行動黨和英美帝國主義者列在一起的原因。

(乙)我們能同人民統一黨搞統一陣綫嗎？

如果要說是可能或不可能的話，我們說是可能的，但是，對於只是想利用左派來達到自己自私目的的政治機會主義者，我們是應該要格外小心的。人民統一黨在一九六三年星加坡突然的大選中所扮演的角色，與最近人民統一黨的文告，事實上就是對我們的正確政策的無情打擊，這顯示我們和統一黨之間的統一陣綫的基礎也是微乎其微的。

(丙)同其他政黨的關係

一九六三年，我們曾設法在星加坡組成一個反“大馬”的統一陣綫。結果，我們不能成功，因爲我們找不到共同點。有些政黨基本上，不是要反“馬來西亞”，而只是熱中於別的東西。

我們過去有同馬來亞社陣（勞工黨和人民黨），星洲人民黨，和砂拉越人民聯合黨組成統一陣綫，目前，我們還是繼續保持密切的聯絡，也希望能進一步加強我們之間的聯絡。然而，我們在工作上碰到了困難。

(七)對敵人的挑釁行為，必需加強警惕！

我只略談若干關於左派團結和統一陣綫的較熱門課題。我沒有談到其他有關的課題，諸如分清敵友，和團結真正的朋友，反對真正的敵人的問題。這一點，我必須特別強調，我們決不能對行動黨領導層抱有絲毫幻想。他們過去的歷史，已經非常有力地証明，他們是不折不扣的反動派。

我也沒有談到殖民主義者如何利用宗教和語言的問題來分化人民。最近印尼的對抗和印巴之間的戰爭，也清楚地告訴我們，信仰同一種宗教，說同一種語言不一定就會互相支援。其實，他們之間可能成爲死敵！所以，在我們不同民族，不同宗教，不同語言的馬來亞（包括新加坡）里面，雖然組成一個最廣泛的反對帝國主義的統一陣綫過程中，還是要碰到困難的，然而，這些困難一定能克服的。可是我們很須要更多能夠說馬來語的左派幹部，以便打破我國不同民族之間的人爲藩籬。

我國（馬來亞）仍舊在美國支持下的英帝國主義所統治，而我們的民族解放鬥爭仍處在民族民主革命的階段。我們須要一個包括各階級，各階層，和各民族同胞組成的廣泛的統一陣綫。我們要團結一切國內外的反帝愛國志士，革命志士和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今天，美帝國主義還是強壓在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人民的頭上，我們一定要團結全世界一切的人民，堅決起來爲打倒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這是全世界帝國主義必敗，民族解放運動和社會主義興起的時代。因此，我們必須負起爲人類的自由而鬥爭的重任。

但是，在我們談論組成各階級，各階層人民反對帝國主義，反對殖民主義，和反“大馬”的廣泛統一陣綫之前，我們自己應該先團結起來。因此，爲左派團結而奮鬥，是我們當前的一個急務。

不可忘記，我們的敵人正企圖絞盡腦汁，利用各種欺騙和手段來分裂左派。他們害怕我們團結，因爲，如果我們團結就能最有力的起來鬥爭，因此，他們和藏藏

(轉入第七版)

怎样正确的看待问题

宇宙間的任何事物或任何現象都是處在不斷的運動、發展、不斷的變化和不斷的推陳出新中。無論是自然界的變動、人類社會的變動、人類意識形態（思維）的變動，都是由舊的、退化的、腐朽的東西變為新的、積極的、進步的東西。這是一條宇宙間普遍的永遠不可抵抗的規律。也就是我們常說的「新陳代謝」。

任何事物的內部都有其新舊兩個方面的矛盾，形成一系列曲折的鬥爭。鬥爭的結果，新的方面由小變大，由少變多，由弱變強，逐步上升為支配的東西。舊的方面則由大變小，由多變少，由強變弱，逐步歸於滅亡的東西。事物的運動、發展都是由事物內部矛盾所引起，而「外因是變化的條件，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外因通過內因引起作用。」例如，在「粉碎大馬」的鬥爭中——反動鬥爭的一個組成部份，要取得勝利，主要的是靠正確的鬥爭路線；幹部、黨員的積極性，必須堅持原則，敢於鬥爭，更重要的是動員人民積極和熱烈參加與支持，這些都是內因——內在要素，這也是完成「粉碎大馬」的主要根據；同樣的，要「粉碎大馬」，取得徹底革命的勝利，必須得到全世界正義人民的互相鼓舞，互相支援。這樣才能加強內因，也就是外因了，創造「粉碎大馬」的有利條件。如果不重視國際上正義人民的支援，「粉碎大馬」的勝利必將受到延阻。

由於事物和現象是處於不斷運動、不斷更動的狀態中，因而也就要求我們觀察任何事物，任何現象，不能不以它們的運動、變化方面去觀察問題，否則，我們將犯上主觀、表面、片面的錯誤。所以看待任何一個問題，必須用發展觀點去觀察、分析，也就是說，我們應以客觀、里表兩面的看待任何問題。這才能避免犯錯誤，才能早日完成反帝、反殖、反「大馬」的大業。

世界上一切反動落後的階級，總是千方百計地，想阻撓我們對事物的變化持用發展的觀點。他們死也要否認事物是運動、發展的，他們認為事物永遠不會發生根本變化，他們這種「靜止觀點」，是反動階級的本質所決定；他們最終的目的是企圖繼續鞏固他們的反動統治地位，和維護他們個人或集團的利益。

显然的，採用靜止和不變的觀點來解釋和分析事物，是錯誤的、反動的、代表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的表現。然而，由於我們是處在一個腐朽的社會裡，因此有時，也會有某些進步的人士不自覺的接受這種思想。在目前白色恐怖日益加劇下，無數優秀幹部和領導層被反動派逮捕，使左翼在組織上暫時被削弱，在工作上緩慢下來，產生有些同志看到這種暫時的現象，對鬥爭前途失去信心，悲觀消沉，進一步消極對待工作，甚至有的放棄鬥爭。這種錯誤思想的產生，就是只看到腐朽力量暫時的穩定而當之為絕對的穩定；沒有看清新生力量的暫時削弱而當之為絕對削弱。歷來，「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至到滅亡為止。」這是腐朽力量至死不悟的邏輯；「鬥爭、受挫折、再鬥爭、再受挫折、至鬥爭到最後勝利為止」，這是新生力量發展的客觀規律。我們必須要認清這個不變的客觀規律。显然的，我們的鬥爭是困難多於順利，要想鬥爭順利，就要以鬥爭去克服困難，悲觀消沉對我們是沒有任何好處的。目前左翼受反動派的挫折是暫時的，相對的；不是永久的、絕對的。要知道，事物內部在某種條件下是會向相反對立的方面轉化。目前，國內外的局勢發展，對我們來說，是

完全有利的，只要廣大幹部頑強不息、堅苦的奮鬥，不利的一面將能轉化為有利的一面。反之，若不堅持鬥爭，不堅持原則、悲觀消沉，有利的一面也將轉化為對我們不利的一面。

另一方面，人們的意識形態（思想）也是在不斷運動，不斷發展的，它們內部經常作新舊思想的鬥爭。總之，思想不是一成不變的。不是進步，便是落後；不是先進的，便是反動的。因而，人們也必須以「發展觀」去看思想鬥爭問題。舉兩個例子：有的以為一個小資產階級份子參加到鬥爭的隊伍中來，那麼，這個小資產階級的思想本質將是一成不變的存在着，因此，就不信任他、排擠他、甚至敵視他、污蔑他，這種看法是主觀主義，是唯心論的思想表現。我們當然不能否認小資產階級的雙重性格，可以是進步，也可以是落後的。但是最要緊的是，一個小資產階級份子投身到鬥爭的隊伍中來，只要他赤胆忠心為人民服務，只要他自覺的不斷進修思想改造，嚴厲批評自己的小資產階級思想，那麼，他是有可能成為一個盡善盡美的政治工作者，也可能從小資產階級轉化成另一個階級份子。這種轉化的過程，是由漸變而至突變。當然，如果小資產階級份子不願全心全意為勞苦大眾服務和改造自己的思想，他變壞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再如工人階級，它是被剝削階級解放鬥爭的先鋒隊，而工農聯盟是保證徹底推翻剝削階級的最主要基石，是反帝、反殖鬥爭的堅強隊伍。然而，人們也不能機械地、絕對的看待事物，以為工人階級既有了先進的思想，就不會有思想問題，沒有毛病，這是不對的。事實上，具有先進思想的工人階級，也是有內部矛盾、有思想鬥爭的。必須着重指出，長期以來，資產階級的反動思想、文化、教育，四處散播，反動派還以各種形式，企圖顛覆進步政党和團體，壓制左翼的鬥爭，因此在一定的情况下，具有先進思想者，若不警惕也會變成思想落後者，進步的政党和團體也會變為退步的政党和團體。要克服這種情況的產生，就只有通過思想鬥爭、批評與自我批評的方法，加以解決。總之，我們應以發展觀來看待一切問題。

（接第六版）

在左翼內部的敵人的一切欺騙，歪曲事實，惡毒污蔑和誹謗，謠言等一切胡言亂語，都是企圖打擊黨的威信和分裂左派政党和左派之間的團結。

我們對敵人的挑釁行為，必須要加強警惕。我們不應上敵人的當。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徹底暴露敵人的陰謀，以及粉碎一切有害於團結和進步的各項活動。

讓我們團結起來，為喚醒群眾，反對帝國主義而鬥爭，反帝人民的團結和力量日益強大。任何反動力量都破壞不了的。讓我們虛心的向人民鬥爭的歷史學習，堅決站穩黨的立場，左派的立場，辨別是非、分清敵友。這樣，我們才能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反帝力量，加強和擴大統一陣綫的隊伍，有效地開展反對英美帝國主義及其本地反動派，粉碎「大馬」和建立一個真正統一、獨立的馬來亞（包括星加坡）的鬥爭。人民最終勝利的日子已為期不遠了。

同志們，讓我們加強思想上的團結，

讓我們緊緊地團結起來！

同志，你有犯過這些錯誤嗎？

• 談談几个差之毫厘、失之于里的詞句。

文字是人類辛勤勞動的豐富成果之一。剝削者和壓迫者利用它來進行反人民的一種宣傳工具。被剝削者和被壓迫者用它來傳播真理，宣揚正義，揭露黑暗，鼓勵鬥爭，交流經驗。總而言之，反動派利用它來壓人民，我們用它來為人民服務。既然如此，就要求我們在寫文章、印傳章、發聲明、作講演稿校對時，要特別認真和小心，以更好的為人民服務，免得犯錯誤。以下提到的是幾個差之毫厘，失之于里的詞句，是一些同志經常犯到的錯誤，希望同志們，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有的或許會說：「你這麼做，無非是吹毛求疵，小題大做，嘩眾取寵」。不！同志，你錯了，我們是左翼幹部，為人民服務，不是右派爪牙，替反動派效勞。因此，應嚴肅的對待有關人民群眾的問題，講話和寫文章，當然也不能例外，只要你明白了為人民服務的道理，那麼，你就會發覺這不但需要，而且是完全有必要的。例如：

(一) 「馬來西亞」 —— 由於 「馬來西亞」 是英殖在美帝支持，在東姑和李光耀集團的推行下，加強於人民頭上的東西，通常人們叫它為新殖民產物或新殖民主義。它只是反動派人為的假造，人民是不能承認它的。因此，當我們提到「馬來西亞」或「大馬」時，必須用這樣的「」或“ ”的括號，或新殖民產物「馬來西亞」。當講話時，可用：所謂 「馬來西亞」，所謂 「大馬」 或新殖民產物 「馬來西亞」，這樣，不但可以顯示人民不接受這假造的東西，而且還能夠教育群眾，分辨是非。

再者，當我們談到或寫到有關兩地人民的鬥爭等事務時，絕不能用 「馬來西亞」 人民，四邦人民（指砂拉越，沙巴，聯合邦和新加坡），或現在的三邦人民，這樣，就不會有意無意的上了反動派的圈套，接受英殖的 「分而治之」 和 「合而治之」 的殖民政策。正確的說話和寫法，是馬來亞人民和北婆人民或北加里曼丹人民（指砂拉越，沙巴和汶萊） 這樣，就使國內外人民更明確知道，而不是反動派的那種新殖民主義說法了。因此，我們又說：“行動黨和 [團總] 的所謂 「馬來西亞人的馬來西亞」 的口號，仍然是新殖民主義口號”，就是這個道理。

(二) 「馬來亞」 —— 一九四八年，英帝施行 「分而治之」 的殖民政策，把原本是馬來亞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份的新加坡，分隔開來。例如美帝及其僕從企圖把中國和台灣分隔開來一樣。此後，馬來亞的左派運動就堅持不懈的爭取在平等互利的基礎上，實現半島和新加坡真正復歸統一和獨立，所以，當我們提到馬來亞時，就自然而然的意味着包括新加坡在內，為使國內外人民瞭解起見，我們經常用：馬來亞（包括新加坡）。當我們提到沒有包括新加坡在內時，我們該用聯合邦或半島，而不可以用馬來亞。這樣做，准沒錯。

(三) 「獨立」 —— 一九五七年八月卅一日聯合邦宣佈“獨立”一九六三年九月十六日北婆和新加坡宣佈加入聯合邦，組成“馬來西亞”而“獨立”，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新加坡宣佈“退出大馬”而“獨立”，這全是假的，都是英殖民者及其代理人的憲制欺騙，人民是不能接受的。因此，我們講話時，該說：假獨立或所謂獨立，寫

時，除了可以用前兩者外，還可在獨立這兩個字前後，加上這樣 「」 或 “ ” 的括號，免得模糊，誤導群眾以為是真獨立，接受假獨立和 「分而治之」 的殖民政策。

(四) 「我國或祖國」 —— 當我們用我國和祖國時，意即指馬來亞而言。經常聽到或讀到有些同志，不小心的把 「馬來西亞」 和新加坡的假獨立（英殖 「分而治之」 的具體表現），說成我國或祖國，這是極端錯誤的。

現在，還有些聯合邦的同志甚至稱新加坡為「貴國」，新加坡的同志也稱聯合邦為「貴國」，無形中把一個整體，當成兩個“國家”，這是英殖及其傀儡妄想我們做的，人民絕不能讓它的陰謀得逞，所謂要接受既成事實，是完全不正確的觀點。真正的左翼，從來沒有承認反動派的“憲制安排”。

（待續）

編者按語

本期我們收入了我黨主席李紹祖同志應廠商工聯之邀於九月廿六日在該會幹事學習講座會上，講演 「左派團結和統戰問題」，在這里，我們登載了李同志講演之譯稿全文。李同志還回答了幹事同志的提問，由於篇幅所限，對有關答問，我們只好在下期黨訊刊登，敬希同志們留意。李同志的答問計有：

(一) 社陣和人民黨是個純粹工人階級代表的政黨嗎？

(二) 工運如不必有獨立性的話，工運到底要服從那一個政黨呢？

(三) 有人說：星洲 「退出大馬」 是人民鬥爭的成果，社陣是否同意這種觀點？

(四) 倫敦馬來亞社會主義青年陣綫在其聲明中表明：星洲 「退出大馬」 作為瓦解 「大馬」 的一個必要步驟，你的意見如何？

(五) 有人說：只要資產階級不反對，不破壞我們，就有團結的可能，你認為對嗎？

(六) 左派運動一向認為議會選舉是處偽的，假如再來一次選舉，我們要不要參加？為什麼？

(七) 目前左派內部的思想分歧，是否是鬥爭路線上的分歧？其分歧點在那裡？

(八) 假使我們的立場是共同的，那麼，我們對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否可以求同存異呢？假如對某個重大問題有不同看法，而且，經過民主集中制在組織上通過，那麼，我們是否要遵守呢？

(九) 我們擬訂一項鬥爭目標，是否看群眾的情緒？

